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建輯

西湖高汝斌

恭

高鼎煒

校

己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至滿刺加由是達西洋古里大國分隸徧往支國阿

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其時中國  
張盛耀猶  
千遠以推  
臣民馳玩  
之心沮宗  
深意非一  
好大之念  
可并觀也  
若曰訪建  
文則彼在

文皇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遁去文皇疑之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徧行郡縣體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時又有傳建文帝在滇南者胡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又傳建文帝蹈

皇明法傳錄卷之十五 文皇帝

海外又河  
東之河  
而爲此迂  
迴之計歟

海去於是分遣內臣鄭和浮海下西洋因充冊封使封滿剌加國王西利入兒速喇爲滿剌加王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

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  
聞處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  
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  
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  
簡爾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  
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讀楊榮  
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上出一書示  
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

係上人之  
好惡一何  
包盡用人  
之弊  
不使有過  
四字便是  
罵以小人  
絕妙之術

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爾等試觀之。廣  
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  
法。命司禮監刊印。復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官侍側。朕問  
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  
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  
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  
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  
在上。都不用小入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  
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  
心輔之。○前忠誠伯除名茹瑄有罪。下獄。死。先是瑄既

法明亦多  
事

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茹興安告其不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奏瑞有違祖訓，當寘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獄。瑞知不免命，其子銓市砒霜藏米中，送入瑞服之而死。既而法可以銓下，尋殺父。奏聞，依謀殺父母律，全家問操死罪。幼男皆發，鞞轡局習匠，婦女送浣衣局。後以銓承父命，非真謀殺，宥死發戍邊。○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璘等一百人，以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經，死。先是，泥河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上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

詞一死也  
妾何不死  
子被執之  
日

與不期多  
寡期于當  
厄否則極  
淵淵之芥  
西江水矣

安被擒。上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殿  
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  
勞之。及正大位，仍命為都督，委任無間。至是，上在道  
中，因羣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懼，遂自經死。壬  
辰，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  
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  
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急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本雅失里不屈  
死之。

惟親擢則  
無請於隆

賄亦無受

惟偏私

至于疏冠

誅更教督

何其嚴也

閏四月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  
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  
說恣行不法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

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為長史入輔導王稍稍改  
行○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  
元重光

天壽山

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弼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  
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  
命武義伯王通督營山陵焉

六月敕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中郭驥往

使本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

俱爲瓦剌所敗餘數騎奔竄曠臚胸河欲收潰敗之衆

入寇此虜負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宜

整飭軍士以待○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

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討本里失里及陞辭

上密授以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

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三百餘人獲船四百餘

討本雅失

里

行方恩

林之以

慎字乃行

軍之六

洪武永樂

出在外  
從未有  
此大敗者

皆由於此

艘賊酋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曰。○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駐兵候諸軍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而後擊之毋墜虜計福不從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土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誘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進必不利吾等陸辭時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

違聖諭罪  
衆言聖祖

謂其冥頑

驅殺果然

一死詎足

以塞責

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戰死。遠及福等并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爲寧遠侯。時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各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柔遠安邊功，故卽軍中封之。○遣書諭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畧，謂必能任事，乃真頑騷。悞違棄朕言，拒沸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

不得已。隨往皆沒於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諒爾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

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蹙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

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於境外。詔

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

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

唐之○西域哈烈國入貢。

其國東至肅州一千五百里。即漢之大宛。

○贊善

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

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

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詩。唐虞之君志之尚矣。後世

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

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

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  
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  
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  
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  
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於爲治。皇太子取閱大喜，  
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上謂行在禮部尚  
書趙祖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  
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  
否。於是祖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  
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馮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

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於美良，并獲其僞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艾安。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

親征北虜

車駕出塞

神應泉

歷歷指點  
形景宛然

二月朔上將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皇長孫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三月大閱於鳴鑿成○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梅○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車駕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佳過鷄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下盡在上矣至典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塹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

渡耶。次鳴鑿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僂，果何所恃哉？是夕召廣等至帳後，問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安能裨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蕩蕩，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以掩羣策。至夜分乃出，翼日次環瓊圃，指視塞北山川，謂切攷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蓄沙出，唐之碑磧尚在也。次小

非熱于山  
川形勝者  
不能備片  
語

更海名  
玄溟池

亦高古  
淵大

一敗大獲  
失里再敗  
阿魯台成  
冠可謂終

八美

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次瀾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臆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州。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命金切攷記之。次日車駕次玄石。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四月車駕至幹難河。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先鋒逆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者來戰。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

有分甘饒  
少之意  
有者樂同  
受之意焉

香擊阿暮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榆胡山勒銘曰瀚海爲罽天山爲鏐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鏢六師用殲呢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上令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之且下令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造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至北京

八月寧遠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府妖人季法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師討擒之。

十月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祀太祖高皇帝，賜之璽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遺物議。○ 上還南京。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

勞不訓書  
遊

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更著爲令。○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潢官。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以待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典亾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我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備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成祖之教太孫。濂得。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卽此意也。至於洪武末。命選秀才。隨赤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宜法二祖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爲

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成爲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辛卯永樂九年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上許以爲交趾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劫掠。勢漸熾。蔓官軍不能制。上以張輔爲交趾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焉。

二月初。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上命械其長史。

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勤學問以庶幾寡過○  
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  
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  
清、張瑄策由蘓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  
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  
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  
濟直屬御河。卽今南河建牌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  
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  
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  
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

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計官民皆患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部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

於汝上縣之戴林橫亘五里。過汝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羅織。苛刻。凡逮事。建文諸臣。得罪。波重。瑛

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九劄。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濟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深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與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璜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節制屬衛軍士。今或公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

經宗制也  
田之制凡  
耕且守者  
重甚嚴故  
欲安邊足  
宜急復祖  
原之舊

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六月，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貪暴不輯，諸番皆苦之。和等奉使歸，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卽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衆旣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爲，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

天淵之度

領兵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柰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上日蠻夷禽獸耳何足溪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爲王遣還國并放苦柰兒遣歸

徵交趾參議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縉敢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侂亦以罪謫交趾縉偕侂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侂俱下獄

本多事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繼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蓋兵於福安，斬之。○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鑑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史鑑得人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官李  
景隆茹瑯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  
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  
幼孜爲總裁

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於華蓋殿

十二月六部尚書蹇義等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  
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  
之道在筮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  
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  
下官及無過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

如此則繁  
潔絕

灼見屏情  
不但引喻  
極切

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若授職之後，聞其貪污，舉正連坐。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此請應否？聽達侍臣皆曰：首率衆來附，宜從所請，以順適其意。黃淮獨曰：不然。狼子野心，狡詐百出，卽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乃代爲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爲中國害，豈不更烈？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村落之民，持挺逐之，有如驅羊。蚊虻至，微細，然千百爲羣，撲之則難滅，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上聞

畫出明遠  
光景

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  
地耳遂不許

江盈科曰祖宗朝每有大政大事未嘗不與諸大臣  
面相商確聖謨從中決之故動合機宜且諸臣才品  
亦可立見如呂震與楊士奇等日食而忠佞見陳山  
與楊士奇對伐趙而厚薄見黃淮與侍臣對房都分  
合而明闇見然則爲聖子神孫者何  
不復此芳規爲鑑別人材之地也哉

與民同樂

壬辰永樂十年正月命鑄永樂通寶錢○正月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

以爲常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

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上聞之命中官齋

欽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惟也

有此一節  
鰲山亦爲  
景仰盛事

高汝棫曰今元宵節假卽唐人賜酬之遺意也唐制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幸和以至貝外郎凡十二選各賜錢五千緡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人臣夙夜在公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 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休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晏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漚和熙之氣遊于兩闕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使慘慄迫條無樂生之心此迫于秋冬之氣和養熙皞之福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今

懸建文二  
失亦若測  
知有高脚  
之奕者

天下之水  
惟河爲大  
二語治河  
要領

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四川河南湖廣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材藝者送京師俾克隨從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於中濼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壆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團若欄閘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爲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即位。權吉安府知府。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尋坐事謫爲辦官。事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才。遂起。陛云。

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洹寒。十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尚書宋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楊徐充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洮川衛所鎮

撫陳恭上言特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人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

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屢有異政，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江緝事，作威受賄。按察使周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等。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姦惡耳，柰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恐見知聖  
明難死何  
憾

寶山成

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廣  
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命皇太孫演武  
於方山○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  
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詞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  
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  
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  
許卽移文中外知之○命嘉定縣築土爲山立墩表識  
以爲漕舟停泊之所至是功成賜名寶山○張輔破賊  
於神投海口又破於西心江

宰相須用  
兩書人

癸巳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  
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  
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勅諭姦  
黨齊黃等遠統未拏者悉皆有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  
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

避治姦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因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禹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命戶部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馬羅四

府而於貴州設布政司使以總之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

宣廟文武天縱

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甚大

宴羣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尚

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

爲屢以摺畢成廟成廟殿薄之可見以道

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請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放李

事者千  
古正法

成祖于大  
閱師虞  
必親入

事明洋傳錄卷十五

二十

沈爲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

者矣。○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上命

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寒義楊士

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

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

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

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毅，由教官累遷，今職過事務

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

導戴綸，卽擢爲禮科

給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

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

西域諸國。先是西域火州於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誠等齎詔幣往諭。齊於其國宣布朝廷威德焉。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時輔偕沐晟等進軍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落其象鼻。象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師。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季擴走。追擒之。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李羅三酋叛。

交趾平

三字爲千古格言  
勇之惡衣  
服亦不過  
是

甲午承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  
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  
但每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  
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  
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 陛下  
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  
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馬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  
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王侯  
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

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管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

成禮教論  
儲官之法  
刑憲怨到  
冠越前代

成之難。上口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徂於富貴安

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

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六月朔丙寅月有食之○張輔權送所獲賊首陳季擴及阮師等赴京師誅之○車駕進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李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衆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遊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

兇刺三首  
絕聖而造  
弗辨形迹  
可謂威振  
而武不墮

河套言之  
亡矣故未  
必然而費  
委之又增  
荷小惠而  
類重焉也

永樂中進  
獻者麻  
林阿所冊  
國

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驢、牛、羊，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戊午，駐蹕三峯山。已巳，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表至，禮部請朝賀，不許。

八月車駕還北京。

九月，榜葛刺國獻麒麟。○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尚書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金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

皇明法傳錄

卷十五 文皇帝

二十三

輔臣夫子  
附錄

駕後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照日夜謀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速下獄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次士奇及金問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議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

獄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

十一月晉王濟熒有罪降爲庶人○命胡廣、楊榮、金幼

攷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上諭行在學士廣衍講  
祭。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  
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  
其周程朱張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  
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  
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  
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次年九月書成。廣等  
呈進。上親爲之序。命頒於東宮。及諸王諸大臣。復  
頒於兩京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解潛卒於獄。復籍其家。妻子徙

遼東

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其重我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沈愛者，終不為變，濂宇淵器，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政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有新意，疊山叙事，高處通司馬子長辭退之詩，秦宥豐腴，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日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蓄小楷精絕，行草皆佳云。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三千艘。

不知巨震  
當時慶而  
成祖所駭  
何以立朝

避嫌下之  
黃守闕視

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州縣間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辯是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四月兵部尚書金忠卒

忠襄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調護以終其身此不易及

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

上教勅也  
二者不可  
稍緩

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  
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驥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  
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九月壽陵成○嚴妄告奸之禁○有人納銀於瓜鉞刑  
部主事到寧寧妻發之○上賜銀幣以褒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遠使西域還先是誠  
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吐蕃番至火州亦力  
把力於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  
渴石養夷塞藍達失於沙鹿海牙九十餘國無不徧歷  
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城等請闕謝出使

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初，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七月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上曰：邊境須有備，虜多詐，諷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關平遼東皆如之。○勅諸州官吏故有貪財壞法，虐害軍民者，必殺無赦。

夷之所長  
在戰攻機

丙申永樂十四年二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

三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曾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大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

屢屢駁倒  
震猶獻縮  
與豈天性然

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老人星見勅諭免賀○作北京西宮○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年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

一  
生  
異  
日

贈名無  
皆孤之位  
猶也

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尋令民養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羣生不及數。皆賠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

十月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勸。上早勅所司。與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上從之。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買劍向谷永。陸

歷代名臣  
奏議成

贊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遣將練兵海上防倭。○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諸臣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試言之。楊士奇對曰。周楚二

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安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奉行之。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爲庶人。

穗太祖孫第十八子也。切不好學。多智。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穗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穗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養無算。改封於長沙。復養死。士道戰船。其隨侍柳。

督張興密言於上曰朕待德厚於諸王豈宜有此令其同母兄蜀王張普承之德不聽會蜀王于崇寧王悅得罪於父迺德所德觀來日寔文若初不承今已在此蜀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德恃寵橫橫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法職罰之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持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密謀號張成爲師尚父捏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掛於人又令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供應殿廷以圖開隙上得奏嘆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廢人德後閹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所爲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吳等不能匡正皆黜交吐爲吏煦猶不悛府中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殺之江殺

誰人敢言  
誰人能言

兵馬皆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木冠，繫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爲救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益去北京，甚適。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

漢武晚年  
亦曰天下  
豈有真正  
神仙似亦  
有迷中之  
覺

論也。北至樂安。恣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戒不從。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寮義翰林學士兼論德  
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皇太子監國。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既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

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

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

之毋令別欺人也。○老人星再見。勅諭羣臣修職。○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

妻子頭目來朝。○毛刺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

襲封順寧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巳未齊工  
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  
雲瑞謁網縕流動燭微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  
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  
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巳而西  
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庭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  
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  
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  
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

宋神中住

住以怪異

爲祥瑞

成相舞片

其獻諫可  
謂滿於物  
情抑敵淫  
體者矣

掃蕩諛人

向日英  
公平安  
則交前  
畏服惟

朕心惕然懼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卽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簡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反。充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簡然中懷反側。至

國子自英  
國三召選  
而文南三  
教矣

是僭王聚衆劫掠生民彬討之擒斬數百利遁去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祭侍講王英  
爲考試官取董璘二百五十人

三月延試賜李騏劉江鄒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皇太子手

書賜贊善徐善述言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丰

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悉輔予爲勞似卿

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

勞彌成予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

之慮予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其詩題與表

知朴直詩  
太子少師  
姚廣孝者  
多則皇太  
子忠佞之  
分文也河  
然其虛懷  
學諱又津

清華庶

右風

詩亦有漢  
魏之風

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指不  
多及書函曰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皇  
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  
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  
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  
起予得淡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酬  
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願

五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命纂修天下郡縣志○  
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  
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護構百端侍從監

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請于上曰初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

陳述紀文

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原州傳自

處清然性

之骨一

味逢迎承

賴而已故

有今日中

所又見公

之語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誓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陞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

明漢亦下  
仁廟有功

至我卽欲觀也。漢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卽記之。如一日趨朝，黜臣某者語譁，侍衛槌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旣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漢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擢吏部都給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

諤，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上前，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飯。月去事矣。○文皇帝

大聲秀才

到底不爲  
時所容

進周易本  
義

皇明法本卷第十五

三十三

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  
木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爲坎。然之。奪其頂。  
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史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  
列奏事。忤旨。然。擢。罰使。使。步。象。房。同事者。先舉功。降  
職。夫。諤。貴。不。能。前。人。乃。躬。自。爲。之。值。駕。至。問。治。屋。者  
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忠。直。且。憫。其。貧。命  
復。寬。署。道。政。司。晉。應。天府。又。署。刑。部。署。鴻。臚。寺。工。部。  
所。至。保。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尤。政。尚。嚴。明。有。漢。張  
趙。風。無。何。竟。上。事。出。爲。湖。廣。按。察。  
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於皇太子。先是皇太子命士奇纂

易周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

進曰。周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象十翼之辭。凡

修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悉具。請編集以進。用備覽閱。

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

義、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己亥永樂十七年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  
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  
大破倭寇於望海埭封江爲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  
諸島相地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埭築  
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  
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  
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埭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  
千餘乘海艦直逼埭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

以遠符錄

遠東破後

之捷與此

於廣寧

河一作

下臨火江

寬寧又云

以破蛇陣

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驍師秣馬畧不爲意。以都  
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  
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旣而賊至塌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  
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洩  
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不  
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  
餘。間有潛脫而走。離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  
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  
作真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

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餓。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威。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卽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美。封江廣寧。

伯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及是大爲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

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郡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

愛護至此  
發古所無

皇明法苑珠林

卷十五

三十五

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日悔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孝順事實二書於文武羣臣及天下學校。○甘露降於孝陵松栢三日。○禦製佛曲成併刻佛經以傳。

時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繞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雀。盤旋飛繞。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夾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官因益重佛禮。僧建立梵教以祈福者。

卷十五終